

KSSM 华文课本之中国古诗词助读系统编写探析

丁国兴荣、林卿卿*

苏丹依德理斯教育大学、马来亚大学

摘要

马来西亚国民中学现阶段教学用书为本土编写的《华文》(KSSM)。该课本选录了 92 首古诗词, 约占课文总数的四分之一, 教学地位突出。受限于古诗词语言凝练、意境深远等特点, 马来西亚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面临理解与鉴赏的双重挑战, 课本配套的“助读系统”¹遂成为重要的教学辅助工具。本文采用文本分析法和对比分析法, 系统梳理《华文》(KSSM) 古诗词助读系统的构成项目, 总结编写特色, 剖析不足之处并提出建议。研究发现, 《华文》(KSSM) 古诗词助读系统结构多元、内容丰富, 呈现三项核心特色: 一是贴近现实生活、创设学习情境; 二是解读学习难点、传递文化价值; 三是兼具人文性与工具性, 支持学生独立阅读。但还存在自主探索空间预留不足、缺少背诵与默写要求等不足。

关键词: 华文课本, 《华文》(KSSM), 中国古代诗词, 助读系统

*丁国兴荣, 马来西亚苏丹依德理斯教育大学语言与传播学院中文课程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马来西亚华文教材; 林卿卿, 博士, 马来亚大学文学暨社会科学学院中文系高级讲师。

¹ 本文参考的多篇文献均使用“助读系统”一词。譬如郑炜鋈曾在其硕士论文《马来西亚国民中学初中〈华文〉KSSM 教材探析》中明确指出“助读系统意即辅助学习系统”, 并探讨《中一华文》(KSSM) 和《中二华文》(KSSM) 课本的助读系统概况。本文在此处沿用该名称。

An Analysis of the Compilation of the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 Reading-Assistance System in KSSM Chinese Language Textbooks

DING Guoxingrong, LIM Chsing Chsing
Sultan Idris Education University, Universiti Malaya

Abstract

The textbooks currently used in Malaysian national secondary schools are the locally compiled “*Chinese Language*” (KSSM). This textbook includes 92 classical Chinese poems, which account for about a quarter of the total text, highlighting its important role in teaching. Limited by the concise language and profound artistic conception of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Malaysian students face the dual challenges of understanding and appreciating it in their studies. As a result, the “Auxiliary Learning System” accompanying the textbook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teaching aid. This paper employs textual analysis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to systematically review the component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KSSM)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and Prose Auxiliary Learning System, summarizing its distinctive features, analyzing its shortcomings, and offering suggestions.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the “*Chinese Language*” (KSSM) classical poetry auxiliary learning system has a diverse structure and rich content, presenting three core characteristics: first, it is close to real life and creates learning scenarios; second, it interprets learning difficulties and conveys cultural values; and third, it combines humanistic and instrumental aspects, supporting students' independent reading.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hortcomings such as insufficient space for independent exploration, and a lack of requirements for memorization and dictation.

Keywords: Chinese language textbook, Chinese Language (KSSM),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auxiliary learning system

一、前言

古诗词是中国古代文学中最为成熟的文学形式（张岱年，方克立，2004），也是华文课本中不可或缺的选文类型。马来西亚国民中学现行华文课本《华文》（KSSM）选录了 92 首古诗词，约占课文总数的四分之一，在教学体系中占据突出地位（丁国兴荣，林卿卿，2025）。这些古诗词课文并非统一编排，而是根据教学目标与学习方式的差异，明确分为“课内古诗词”与“课外诵读古诗词”两类。课内古诗词是编入各单元课文正文部分的古诗词，依据《华文》（KSSM）前言对课文层级的划分，可进一步细分为精读古诗词和略读古诗词。课外诵读古诗词则统一编排于各单元末尾课外拓展栏目中，是课内学习的延伸与补充。

表 1：《华文》（KSSM）课内及课外诵读古诗词数量统计表

年级	课内古诗词	课外诵读古诗词	合计
预备班	1	8	9
中一	8	12	20
中二	5	10	15
中三	5	12	17
中四	5	10	15
中五	6	10	16
合计	30	62	92

值得注意的是，这类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学体裁，对马来西亚学生而言，学习难度尤为突出。郑诗嫔在探讨《华文》（KSSM）的编纂情况及得失时指出：诗歌的理解与鉴赏和生活体验还是密切相关的，马来西亚的学生在学习古诗词的时候，因为年代久远，加之没有体验过四季的交替、不识山川大地、古楼与城郭，在学习上是存在更多难点的（郑诗嫔，2019）。

除了生活体验的缺失，古诗词本身的特性也给教学与学习带来了诸多挑战。古诗词语言含蓄深邃，字词含义复杂多变，创作背景更是与古代社会和文化紧密相关，这些因素往往导致学生在理解字词含义时遭遇障碍，对历史文化背景感到陌生，也难以共鸣诗歌的情感与意境。

为帮助师生应对这些难点与挑战，编者在课本中设置了古诗词助读系统。助读系统，又称知识系统，是教材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李金云，2017）。其实质性内容以文字呈现为主，辅以图表，既有对学习要求、重点和方法的提示，也包含对某些疑难问题的诠释和相关问题的引述等（顾黄初、顾振彪，2001）。与古诗词选文相对应的助读系统即为古诗词助读系统。

《华文》(KSSM) 古诗词助读系统由字词句注释、作者简介、创作背景、出处、单元导语、课前导入、旁批、赏析、鉴赏评点、题解、插图、课后练习和知识补白项目构成,通过提供必要的释义解读、背景信息和练习题目,搭建起师生与古诗词之间的桥梁。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华文课本,特别是中国大陆的语文课本相比,马来西亚国民中学华文课本的古诗词助读系统在色彩运用和内容设置的多样性上更为突出,视觉呈现优势显著。

近年来,已有学者关注到马来西亚国民中学华文课本的助读系统,相关阐述通常仅占单独一章或一节,内容或偏于课本整体编排、插图设计及作者简介等环节,或限于单篇节选篇目的比较²,尚缺乏以特定文体(譬如古诗词)为切口、对助读系统进行的专项系统梳理。本文正是以此为切入点,对《华文》(KSSM)系列课本的古诗词助读系统项目组成进行梳理和分析,探讨该助读系统在帮助学生克服古诗词学习难点、传递中华文化价值、支持教学与自学方面所展现的编写特色,总结不足之处并提出相应建议,以期为师生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古诗词助读系统提供参考。

二、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本文以马来西亚教育部于2017年颁布的《中学华文课程与评价标准》(KSSM)为指导编写的《华文》(KSSM)系列课本为研究对象,重点聚焦六册课本古诗词课文的配套助读系统。

为揭示古诗词助读系统的整体结构、编写特色和不足之处,本文采用文本分析法与比较分析法。首先,通过系统梳理助读项目,归纳其类型、功能及呈现方式,形成较为完整的古诗词助读系统框架。其次,对比《华文》(KSSM)与2000年版《华文》(KBSM),分析新旧版本课本在助读项目设置、呈现形式及功能侧重方面的异同。继而,结合典型课文实例,归纳《华文》(KSSM)古诗词助读系统在贴近学生生活、解读学习难点、传递文化价值等方面所体现的主要编写特色。最后,总结古诗词助读系统编写的不足之处,并提出对应建议。

² 房宁、李思暖在研究中建议课本编排添加独立单元和课文作者介绍,为学生补充额外知识;郑诗侯指出《华文》(KSSM)的“每篇课文又设计了多元的高思维题型及活动、知识点,配以颜色柔和、观感舒服的彩页和大量的插图”;郑炜鏐在论文中概述了国民中学初中《华文》(KSSM)辅助学习系统;乌日娜和曾维龙(2023)于研究中比较了华文小学、国民中学和独立中学之五册华文课本中《红楼梦》节选篇目的助读系统和练习系统等,可见现有研究虽已触及助读系统的部分项目构成及功能,但尚未形成系统的分析框架。

三、《华文》（KSSM）古诗词助读系统项目构成

学者们对助读系统组成项目的分类大同小异。本文基于学界现有助读系统分类理论，重点参照张中原、徐林祥（2007）所著《语文课程与教学论新编》3提出的助读系统功能分类框架和徐林祥（2024）在《中学语文课程标准与教材研究（第二版）》中建立的语文课本助读系统分类框架⁴，结合《华文》（KSSM）六册课本（预备班至中五）的古诗词助读项目编写实际，将其构成项目划分为五大类：注释类、提示评点类、图表类、资料类、练习类⁵，涵盖从基础释义到赏析引导、视觉化呈现、知识拓展及能力迁移的各个层面。

表 2：《华文》（KSSM）古诗词助读系统项目分类与组成

项目类型	主要项目
注释类	字词句注释、作者简介、出处、创作背景
提示评点类	单元导语、课前导入、旁批、赏析、鉴赏评点、题解
图表类	插图
资料类	知识补白
练习类	课后练习

（一）助读项目具体呈现

1. 注释类助读项目

注释是对选文出处、作者、写作背景的介绍以及语言文字的注解（徐林祥，2024），旨在帮助学生理解文意、读懂文章（毛宇，2023）。叶圣陶先生也曾强调：“作注固在注此一篇，苟于意义多歧之词语，含蕴丰富之典故，较为繁复之语法结构，颇见巧妙之修辞手段，多写一二句，为简要之指点，则

³ 张中原和徐林祥在《语文课程于教学论新编》中将助读项目分为五类：（1）注释类，包括注释、作者简介、选文出处、课文背景介绍；（2）提示类，包括单元提示、预习提示、助读提示；（3）评点类，包括旁批、总批、题解；（4）目标类，包括学习重点、难点；（5）图像类，包括插图、图表、多媒体课件。
⁴ 徐林祥著《中学语文课程标准与教材研究（第二版）》将语文课本的助读系统内容分为四大类，分别为注释类（课文出处、作者、写作背景介绍、语言文字注解）、提示说明类（编者说明、预习提示、单元提示、课前自读提示等）、评点类（旁批、总批、题解）和图表类（插图、表格、符号等非文字材料）。
“创作背景”正是对古诗词课文的写作背景介绍，本文依据上述分类框架，将其划归为注释类助读项目。
⁵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分类框架原未将课后练习归入助读系统。本文综合考虑《华文》（KSSM）的实际编排特点，发现课后练习与字词句注释、旁批等助读项目在空间上紧邻编排，且功能上共同服务于对选文的理解与巩固，故将其纳入助读系统范畴，以“练习类助读项目”单独列出并加以讨论。这一界定系本文为保持分析结构完整性而作出的操作性处理，与狭义“助读系统”概念并非完全一致。

学生自诵其他文篇与书籍，将有左右逢源之乐”（刘国正，1995）。⁶恰当的文字注解既能服务于当前诗词篇目，帮助学生深入理解字面意义与情感内涵，也能为其日后独立阅读其他作品时触类旁通提供知识与方法的储备。《华文》（KSSM）古诗词助读系统的注释类项目包括字词句注释、作者简介、出处和创作背景。

字词句注释是《华文》（KSSM）古诗词助读系统中数量最多的助读项目，其内容除了基本的字音标注（拼音声调）、字词含义解释和诗句意义解读之外，还说明了古今异义、通假字、一词多义等特殊用法，注解古诗词篇目中的典故出处、天文地理、历史人物等专有名词以及当时特有的表达方式。六册课本的古诗词字词句注释均采用了双栏式结构脚注与夹注混合的编排形式，确保注释内容与古诗词文本紧密结合，方便学生随文参照。

作者简介与出处补充了诗人（或词人）的生平、时代与流派信息。《华文》（KSSM）古诗词助读系统的作者简介提供了姓名、别称、籍贯、所处朝代、生卒年份、生平经历、风格特点、文学地位、主要著作等关键信息，通常以段落形式编排于有作者署名的古诗词正文之后。对于作者不详的古诗词，《华文》（KSSM）设置了介绍古诗词选文原始典籍（或文献）及其文学地位的出处，帮助学生熟悉课文的选本信息。在编排出自同一典籍（或文献）且收录于同一册课本的古诗词选文时，编者采取了精简的策略，仅保留一个出处项目，避免了重复标注。

创作背景对读懂古诗词内容、理解古诗词所传达的情意所起到的作用不容小觑（周子庭，2022）。《华文》（KSSM）古诗词选文的创作背景由时代背景、具体时间、特定情境、语言风格、深层含义、作者境遇等多方面信息构成，以段落的形式编排于作者简介（或出处）之后。这一项目既为教师提供了备课素材和课堂活动设计思路，也便于教师引导学生探索诗人（或词人）的情感表达与时代背景之间的关联，从而加深对古诗词思想内涵和情感的理解。

2. 提示评点类助读项目

提示评点类项目指依据单元要求或选文内容，编排于各单元和各篇选文的提示与评点文字。提示说明以概览和引导为主，为教师提供明确的教学方向与目标，也为学生提供了学习的方向与重点（周子庭，2022）。评点则侧重

⁶ 叶圣陶于 1962 年给中国大陆人教社中语室的书面指示，转引自刘国正所著《实和活——刘国正语文教育论集》。

对文本的具体解读,合理的文本解读是语文教材编制者的责任,语文教科书设计必须建立在合理解读文本的基础之上(王荣生,2007)。提示与评点在《华文》(KSSM)古诗词助读系统中往往连续呈现,功能上形成“引导—深入”的闭环,具体项目包括单元导语、课前导入、旁批、赏析、题解和鉴赏评点。

单元导语是位于每个单元前的文字说明,通常配有插图,旨在介绍单元主题、学习目标等信息,统领整个单元,提供教学方向(王荣生,2007)。《华文》(KSSM)课本采用单元教学,其单元导语由一段或几段文字组成,辅以色彩丰富的背景图片,编排于每一单元的首页。每首古诗词的主题都与其所在单元的主题及导语相呼应。

课前导入即在正式教学前引导学生进入学习状态的启发性活动,常以疑问句或陈述句呈现,通过提出问题、音频导入或引入与选文相关的互动,引起学生的思考、激发学习兴趣,为学生深入理解选文的情感表达和艺术表现力创造条件。

旁批意为在文章的旁边做批注(胡秋瑾,2021),根据选文段落及内容进行不同的提示,保证学生的阅读能够时刻得到正确的引导(吴东芳,2021),也方便教师形成对选文的正确理解、减少备课的工作量(徐林祥,2024)。《华文》(KSSM)古诗词选文的旁批从释义、情感解读与写作手法三个层面,为学生搭建起解读古诗词的结构、情感、意境和主题的认知支架;编排于古诗词正文右侧,在方便师生查阅的同时了增添阅读的层次感。

赏析是对古诗词作品的深入分析、解读和评价,用于揭示古诗词在意境、情感、艺术手法、结构章法等方面的特点,辅助师生理解、欣赏古诗词的文学价值和艺术魅力。古诗词的学习重点不仅仅在于让学生学习大量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学习研究的过程与方法”(李金云,2017)。《华文》(KSSM)古诗词选文的赏析采用逐句分析的方式,置于助读系统末尾,详细解读每句诗句的内容、表现手法和作用等。如此细致的赏析于预备班学生而言大有裨益,既帮助他们理解当前古诗词的字面意思与表达方式,也为后续更深入的鉴赏学习做好认知铺垫。

题解是对古诗词题目及其背景、主旨、情感或艺术特色等内容的深度解析,以段落的形式编排于作者简介(或出处)之后,用于辅助学生和教师更好地把握古诗词的创作背景、作者意图、诗歌内容及其蕴含的深层含义,从而更全面地领略诗词的艺术魅力和文化价值。《华文》(KSSM)古诗词助读系统的题解内容丰富,在说明创作年份、时代背景、题材体裁、哲理意义、思想感情、表现手法、诗句赏析和作者创作此诗时的经历等关键信息的基础

上，为部分未明确标注出处的古诗词注明其出自哪部典籍或文献。需要说明的是，题解与出处偶有信息交叉，但题解侧重于对题目本身的深度解析及整体脉络的梳理，两者功能互补，共同完善了助读框架。

鉴赏评点是课外诵读古诗词中针对诗词内容的解析性文段（张静，2021），囊括了诗词背景、作者、主题、意象、情感、语言特色、结构布局及表现手法等方面的解读，辅助师生理解诗词内容、提升文学素养、培养鉴赏能力和审美情趣。《华文》（KSSM）课本共有 40 篇鉴赏评点，均采用段落形式，编排于《中二华文》（KSSM）至《中五华文》（KSSM）四册课本的课外诵读古诗词助读系统，其位置恰好介于题目与正文之间。这些解析文段提供了清晰的分析框架和解读思路，不仅为提高学生的自主鉴赏能力提供支持，也是可供教师直接参考的现成素材。

3. 图表类助读项目

《华文》（KSSM）古诗词助读系统的图表类项目以插图⁷为主，作为古诗词正文文本的背景。叶圣陶先生曾说，“好的课本插图是课本的有机组成部分，能够加强对读者的感染力，加深读者的印象，使读者认识得更清楚，绝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2015）。对古诗词来说，插图能够简要还原情境、意境或人物形象，消减文字学习的乏味，增加选文的趣味性，对学生的阅读体验、共情能力与思维想象等方面具有促进意义（余幕，2022）。

《华文》（KSSM）的古诗词插图可依据其创作形式分为两类：一是色彩鲜明、独具艺术风格与表现力的绘画，生动展现诗词所描写的意境与场景；二是真实场景与物品的照片，赋予学生更强的代入感。根据插图内容又可细分为人物肖像图、风景图、故事场景图以及景物纪实图。人物肖像图展现了作者形象或古诗词中描绘的主人公形象，如《端午古诗二首》的屈原肖像图。风景图呈现了与古诗词文本相呼应的自然景观或意境，如《登鹳雀楼》的插图恰与诗句“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相对应。故事场景图则再现了古诗词叙述的故事场景，如《清平乐·村居》的插图，细致描绘了低矮的茅屋、茅屋前的老夫妇、田间劳作的大儿、编织鸡笼的中儿以及溪边嬉戏的小儿，与诗句内容紧密相连。景物纪实图指自然人文景观及物品的照片，如《悯农二首》的插图，正是一张戴斗笠的农民在水田中弯腰劳作的照片。六册课本的所有古诗词选文均配有插图，部分古诗词附有不止一幅插图，足以见得编者对插图的重视。

⁷ 本文所讨论的插图，仅指六册课本中所有古诗词选文的正文插图，不包括其他助读项目中的配图。

4. 资料类助读项目

资料类助读项目是课本提供的、与选文内容相关的辅助阅读材料或资源的统称。《华文》(KSSM) 古诗词助读系统的资料类助读项目以知识补白为主, 是“利用选文后的空白, 编入一些与选文有关的文字, 以丰富教材内容, 提供选文学习资源”(顾之川, 2013), 即对语言、修辞、文体等知识的补充说明。

知识补白可根据其在课本中的位置细分为随文补白和附录补白。随文补白紧跟于每篇古诗词选文之后, 篇幅较短, 内容充实, 重点突出, 覆盖面广, 为古诗词做必要的知识补充。例如《宿建德江》的随文补白是“古诗词中‘月’的意象”, 正是为学生理解诗句“野旷天低树, 江清月近人”提供必要的意象知识。附录补白位于课本末尾, 是对整个古诗词学习板块的综合性补充。例如,《中三华文(KSSM)》在课本末页单独列出“常见的古诗词修辞手法”, 便于师生在教学与学习结束后进行系统的回顾与提升。

5. 练习类助读项目

练习类助读项目指课本中根据古诗词文本设计的练习题目, 是学生们“学习语文知识、训练语文思维、进行语文历练的重要场所”(张静, 2021)。《华文》(KSSM) 六册课本的练习类助读项目均为集中编排的课后练习题目合集。这些习题可依据题目类型划分为六大类别, 分别是内容理解与概述类、情感与主题分析类、写作技巧与语言赏析类、应用与拓展类、思考与讨论类以及创意写作类。

内容理解与概述类习题, 如“请简要地概述诗歌内容”“《冬夜读书示子聿》中‘老始成’和‘绝知此事’的意思是什么”, 能够帮助学生快速把握诗歌基本框架和核心信息, 培养学生的提炼和概括能力。情感与主题分析类题目引导学生深入探索诗人的情感世界和诗歌的深层含义, 例如“为什么诗人‘每逢佳节倍思亲’?”“《七步诗》中, 曹植以什么比喻自己? 哪个字充分表达了诗人的悲伤与痛苦”, 旨在引发情感共鸣、增强学生对文学作品的感性理解。写作技巧与语言赏析类题目侧重培养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如“‘飞流直下三千尺’运用了什么修辞手法? 有何作用?”, 帮助学生理解诗歌的写作技巧、语言特色和修辞手法, 让他们逐步学会欣赏古诗词的美。应用与拓展类题目, 如“假设你是曹丕, 听了《七步诗》, 你会如何回应曹植呢”“如果有亲人在外地工作, 你能用一段话表达对他的思念吗”, 通过模拟情境、撰写感想, 引导学生将古诗词的知识、情感与现实生活建立联

系。这类题目使古诗词学习不再局限于书本，而是迁移到对现实生活的思考。思考与讨论类题目，诸如对比《青玉案·元宵》和《秋夕》的写景、写人手法，通过小组合作、对比分析的方式推动学生进行深度思考与讨论，培养批判性思维和团队协作能力。学生在讨论中交流观点，完成思想碰撞，进而完成自身对古诗词的理解和感悟。创意写作类题目通过改写诗歌、创作短文等形式，借助创作实现学生与古诗词的深层对话，锻炼学生的文字表达能力，例如“将《蒹葭》改写成一篇文章”。

（二）助读项目在不同学段的呈现与分布

不同类型古诗词选文⁸的助读项目有所不同：预备班至中五（共六册）的课本在课内古诗词选文中普遍配备完整的注释类、提示评点类、图表类与练习类项目，提供较为全面的图文资源，以支持教师教学实践和学生独立阅读；课外诵读古诗词则根据学段递进规律，适当简化注释与提示模块，同时在高年级引入更高阶的鉴赏评点，逐步引导学生自主赏析与比较分析，体现了层级性与衔接性。《预备班华文》（KSKP）⁹的课外诵读部分增加了作者简介、出处、创作背景和赏析，其余五册课本新增鉴赏评点。各类型古诗词课文的助读系统项目构成详见表 3。

8 古诗词选文可依据其在课本中的位置分布进行分类。“课内古诗词”属于课文部分；“课外诵读古诗词”则是《预备班华文》（KSKP）之“温故知新”、《中一华文》（KSSM）和《中二华文》

（KSSM）之“优秀古诗词推荐阅读”、《中三华文》（KSSM）之“诗词曲推荐阅读”、《中四华文》（KSSM）和《中五华文》（KSSM）之“古韵文推荐阅读”中的古诗词。

9 与其他年级课本不同，《预备班华文》（KSKP）对应的课程标准为《预备班标准课程——华文课程与评价标准》（Kurikulum Standard Kelas Peralihan, 简称 KSKP），严格来说并不属于《中学华文课程与评价标准》（KSSM）的范畴。但考虑到预备班是从小学到中学一年级的过渡阶段，且其对学生学习古典诗歌的要求大致与《中学华文课程与评价标准》（KSSM）相同，故本文仍将其纳入考察范围。

表 3：《华文》（KSSM）各类型古诗词课文之助读系统项目构成表

古诗词 课文类型	年级	古诗词助读系统项目	
		共有项目	新增项目
课内 古诗词	预备班	字词句注释、作者简介、 出处、单元导语、旁批、 课前导入、题解、 课后练习、知识补白、插图	无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课外诵读 古诗词	预备班	字词句注释、单元导语、 插图	作者简介、出处、 创作背景、赏析
	中一		鉴赏评点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古诗词助读项目的差异反映出编者对不同学段学生古诗词学习需求、学习能力以及知识重点的把握。预备班学生正处于小学至中学的过渡阶段，古诗词学习基础最为薄弱，编者为其提供了数量最多、内容最为全面的助读项目，旨在帮助他们夯实基础知识，顺利实现小学到初中的知识衔接，以适应中学古诗词学习难度。随着年级的提升，每册课本的课内古诗词助读项目保持不变，但课外诵读古诗词助读项目从七项逐步减少至四项，通过增加综合性的鉴赏评点引导学生深入理解和欣赏古诗词，更加注重培养学生的自主鉴赏的思维与能力。

四、《华文》（KSSM）古诗词助读系统编写特色

为了更清晰地揭示《华文》（KSSM）古诗词助读系统的编写特色，本文以2000年版《华文》（KBSM）为历史参照，比较两版课本在助读项目设置方面的异同，进而归纳现行课本在设计理念和项目安排上的突出特征。¹⁰

¹⁰ 需要说明的是，项目设置异同既反映编写理念的变迁，也受制于不同时代的课本编写技术与资源条件。故下文的分析重在揭示“变化方向”和现行课本的古诗词助读系统编写特色，而非简单评判“优劣”。

表 4：《华文》（KBSM）与《华文》（KSSM）古诗词助读系统组成项目对比

助读系统项目类型	《华文》（KBSM）	《华文》（KSSM）
注释类	字词句注释	字词句注释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出处	出处
		创作背景
提示评点类	学习目标	单元导语
		课前导入
		旁批
	旁批	赏析
		鉴赏评点
		题解
图表类	插图	插图
资料类	知识补白	知识补白
练习类	课后练习	课后习题

《华文》（KSSM）在保留 2000 年版《华文》（KBSM）原有助读项目的基础上，新增了创作背景、单元导语、课前导入、赏析、题解及鉴赏评点等内容，使助读系统在信息完整性、学习引导性与文化深度等方面实现了显著拓展。基于此，以下各节将结合具体课文实例，深入分析《华文》（KSSM）古诗词助读系统所呈现的编写特色，并探讨其对古诗词教学与学习的助益。

（一）贴近现实生活，创设学习情境

《华文》（KSSM）古诗词助读系统以“贴近现实生活、创设学习情境”为核心特色，通过多元化的项目设计和高度契合的图文搭配，构建古诗词与学生日常生活之间的联系，拉近古典文本与现实生活的距离。

荣维东指出，只有当学生的认知语境无限接近于作者的创作语境，才能实现最佳理解效果，而认知语境的形成主要依赖于生活经验和语文经验的积累，学生对世界的感知、记忆等生活积累都是文本理解得以发生的重要基础（荣维东，2016）。通俗来讲，学生要通过自己的生活经历和华文学习，去感受和体会诗人（或词人）写诗（或词）时的情境和情感，如此才能更好地理解古诗词。以此观照《华文》（KSSM）古诗词助读系统的项目设计，可见其对学生日常生活经验的重视贯穿于多个助读项目之中。从课前导入的设计来看，2000 年版《华文》（KBSM）未在古诗词选文前设置引导性助读项目；《华文》（KSSM）则通过贴

近学生生活的问题或活动,引导学生基于自身生活经验理解古诗词的主题。例如,《中一华文》(KSSM)中由《燕诗》和《慈乌夜啼》组成的《白居易诗两首》,其课前导入是对“动物是否也有情有意”提出疑问,要求学生发表看法。这一设计促使学生回忆自己观察到的动物行为或与动物互动的经历,比如燕子筑巢的默契协作、宠物表达亲近的举动等,体会动物世界中蕴含的情感,意识到古诗词描绘的事物、表达的情感与现实生活存在共通之处,从而更好地理解这两首诗的情感、意境和写作手法。这种以学生日常经验为起点的设计,使古诗词学习不再是孤立于生活之外的文本解析,而是与学生的既有认知产生了自然联结。学生思考这一问题时,亦可能联想到科学老师讲授的动物或生物知识,形成跨学科联想。

课后练习则通过开放性问题 and 创作活动进一步强化了古诗词的现实关联性。正如李金云(2017)所说,学生对课文相关问题的思考与反应必然烙印着他们各自独有的环境背景与生活经验。两版课本均包含针对古诗词文本的课内题目和用于拓展学生思维的拓展类题目,但侧重点有所不同。2000年版《华文》(KBSM)的课后练习以拓展类题目为主,虽然联系了现实,但部分题目超出学生既有经验,需要借助外部资源完成。例如,《念奴娇·赤壁怀古》的“活动五”要求学生通过旅游促进局、旅行社等媒介收集马来西亚国内旅游资料,并制作专题介绍《怀古旅游》的招贴。相比之下,《华文》(KSSM)古诗词助读系统的课后练习以课内题目为主,其拓展类题目多基于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强调古诗词内涵的现实应用,例如《冬夜读书示子聿》在课后练习中引导学生探讨古人的学习态度,思考其对自身的借鉴意义;或要求进行短文创作,如《更漏子·玉炉香》的课后练习要求学生写一篇关于自己生命中思念不已的人、事或物的记叙文。这些习题以学生的生活经验为出发点,鼓励他们用生活视角解读和感受古诗词,消除学生对古诗词的隔阂感。

徐林祥指出,语文教材的选材与使用是与学生生活接轨的,“对于一些远离学生生活的经典名篇,在教材的使用中可以寻求与学生生活体验或母语经验的契合点,设计恰当的情境,以促进学生对语文教材的内化”(徐林祥,2024)。这一观点在古诗词教学中尤为重要。《华文》(KSSM)古诗词助读系统正是以此为理念,通过多样化的项目设计与图文搭配,为学生创设更具代入感的学习情境。两版课本均为课内古诗词和课外诵读古诗词提供了文字解读和插图背景,但插图风格和图文呈现效果差异明显。从课内古诗词助读系统的图文搭配来看,2000年版《华文》(KBSM)主要通过旁批、字词句注释和知识补白进行文字解读,以简洁的语言直接解析诗词内容,其配套插图为缺乏视觉吸引力的蓝白色调照片,图文辅助内容相对单一,难以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and 深层共鸣;《华文》(KSSM)不仅新增了创作背景、题解等文字解读项目,还运用漫画、水墨画和实景照片等多样化、色彩鲜明的插图,将诗词意境可视化,让学生能够更直观地感受古诗词所述画面与美感,通过视觉与文本的双重强化增强了学生的审美体验与理解深度。

综上,《华文》(KSSM)古诗词助读系统注重建立古诗词与学生日常生活经验之间的联系,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将抽象的文学语言转化为具体的学习情境,帮助学生打破古诗词内容“艰深晦涩”的刻板印象,感受古诗词的亲切感与现实关联。

(二) 解读学习难点, 传递文化价值

相比 2000 年版《华文》(KBSM),《华文》(KSSM)古诗词助读系统在内容全面性与项目多样性上均有显著提升,其编写特色之一可概括为“解读学习难点、传递文化价值”。此特色在课内古诗词助读系统项目设计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助读系统在古诗词学习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各项组成要素为解决学习难点提供了重要抓手(周子庭,2022)。助读系统对古诗词的细致解读,也体现出编者对学生学习难点与需求的高度关注。以两版课本共有的课内古诗词《虞美人·听雨》为例,2000 年版《华文》(KBSM)仅提供了 4 条字词句注释和 2 句旁批,最为详尽的反而是“文言文附加资料”项目对“总”“曾”两个副词古今含义的说明;《华文》(KSSM)则将字词句注释增加至 5 条,旁批说明更为细致,并借助作者简介、题解等项目,从含义解析、词人生平、时代背景、写作手法、思想感情等多个维度构建了更全面的理解框架。具体而言,《华文》(KSSM)在《虞美人·听雨》的字词句注释中解释了“罗帐”“断雁”等关键词语的含义;其作者简介概述了词人蒋捷的生平经历;题解点明了创作的社会背景、线索和对比手法;旁批则逐层剖析上下阙的情感层次与意象内涵。这种系统化的设计,折射出编者对课内古诗词重难点的精准把握与分类引导。当然,单一篇目的差异尚不足以代表全貌,但此例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两版课本在助读密度与解读维度上的典型差异。

《华文》(KSSM)古诗词助读系统还注重通过文化知识的系统传递,帮助学生理解古诗词背后的文化价值,实现语言学习与文化教育的融合。古诗词助读系统承载了诸多历史文化知识,譬如“插图中蕴含着丰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料类助读项目所补充资料“能为学生提供必要的古代文化知识”等(刘珂,2021)。具体而言,《华文》(KSSM)古诗词选文的文化知识传递主要通过精美的插图和丰富的知识补白实现。例如,《中四华文》(KSSM)的《雨霖铃》配有生动展现渡口送别场景的插图,并在“课文资料夹”中详细介绍了“杨柳”意象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特殊意义。图文并茂的设计形式不仅增强了学习的趣味性,还能在潜移默化中帮助学生积累传统文化常识。此外,课本始终注重通过古诗词教学传递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和美学思想,综合运用创作背景、赏析和鉴赏评点等多个模块,系统解读古诗词的文化价值,为学生理解其深层文化意义提供支持。以

《木兰诗》为例,《中五华文》(KSSM)在赏析部分详细介绍了花木兰替父从军的背景,以及其中反映的孝道、忠诚、家国情怀等传统价值观。其赏析对诗歌内容的层层剖析,有助于学生理解花木兰形象的文学价值,体会当中承载的文化精神。课后练习特别设计的开放式问题引导学生思考“木兰的选择在今天是否仍然具有意义?为什么?”,从当代视角重新审视传统文化的价值。

综上所述,《华文》(KSSM)古诗词助读系统通过多维度的理解框架,有效回应了学生在语言与背景理解方面的学习难点,同时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价值观融入助读过程。这种层次分明的设计,既实现了语言教育与文化传递的双重目标,助力学生在当下更好地掌握古诗词的语言技巧和文化内涵,也为学生未来的文化素养和终身学习能力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 兼具人文性与工具性, 支持独立阅读

《华文》(KSSM)古诗词助读系统的第三个编写特色是兼具人文性与工具性,以支持学生独立阅读能力的培养。由课程评价标准可知,中学华文教学的重点在于发展学生的独立阅读能力,华文教材必须重视人文性与工具性的统一,即着重语文技能的掌握、语感的发展,以及思维和信息处理技能的训练,同时兼顾提高学生的审美情趣,培养学生热爱语文和文化的思想感情,冀以培养学生正确理解语文和创造性运用语文的能力,也发展学生的健康个性,提升人文素养(马来西亚课程发展司,2018)。张中原、徐林祥亦在《语文课程与教学论新编》中强调,“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本体属性”(张中原,徐林祥,2007),二者不可偏废。

关于“独立阅读”,张琦琦将其界定为“学习主体有明确的学习目标,对学习内容和学习过程具有自觉意识和反应的学习方式”(张琦琦,2019),其核心在于学生能够自主把握学习进程,并进行有目的地主动探索与思考,而非被动接受外界指引。《华文》(KSSM)古诗词助读系统通过工具性设计助力这一目标的实现:一方面,依托字词句注释、创作背景、赏析等助读项目,系统解构古诗词的语言特征与情感内核,为学生搭建清晰的学习框架;另一方面,配置从基础诵读到意境体悟的阶梯式练习体系,包含填空、选择、简答和写作任务等形式,通过循序渐进的练习题目强化知识迁移能力。以《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为例,助读系统不仅引导学生感知王维独在异乡漂泊时的思乡情结,还通过分析写作手法与用词特点,培养其自主解析文本的能力。这种设计契合“帮助学生拥有独立阅读能力”的目标,学生即使在无教师指导的情况下,仍能借助上述工具性资源完成对古诗词基础层面的文本理解与信息获取。此处的“独立阅读”侧重指学生在基本字词

疏通和表层意涵把握上无需外部支持；至于更高阶的批判性解读与个性化鉴赏，则需在教学互动中另行拓展。

助读系统是华文课本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而然的就具备了强烈的人文色彩，并承担着培养学生人文情怀的重任”（冯岩，2022）。在提供工具性支持之外，《华文》（KSSM）古诗词助读系统尤其注重人文内涵的传递，通过作者简介、创作背景、赏析等项目，引导学生从历史背景、作者情感、社会价值等角度理解诗词的深层意蕴。以《游子吟》为例，助读系统在解析诗句字面含义的同时，补充了诗人孟郊的生平经历和创作背景，帮助学生体会母爱的深沉伟大及诗人对母亲的感恩之情，激发情感共鸣，提升人文素养和审美能力。这种人文性的融入，为独立阅读提供了内在动力。

总之，《华文》（KSSM）古诗词助读系统通过整合工具性与人文性，构建了一套兼顾知识技能传授与文化体验的学习支持体系，帮助学生克服阅读障碍，使其在自主探索中逐步建立起完整的古诗词知识体系，提升独立阅读和思考能力。

五、不足之处与优化建议

前文对比分析了《华文》（KSSM）古诗词助读系统的编写特色。然而，结合实际教学应用来看，该助读系统仍存在不足之处。本章将详细梳理其中的编写问题，并提出优化建议。

（一）不足之处

1. 自主探索空间预留不足

详尽的助读系统在保障学生基础理解层面具有明显优势，但这种“全面覆盖”的设计在课内旁批项目中表现得尤为极致。部分旁批直接将文本的情感内核与写作手法以结论式语句呈现，而非以提问方式引导学生自行发现。如此设计固然降低了学生的阅读障碍，却也压缩了其在基础理解之上展开个性化解读的空间，即《华文》（KSSM）古诗词助读系统对学生自主探索空间的预留不足。在这种“高密度解读替代自主思考”的设计模式下，学生甚至无需调动自身的文本感知、逻辑分析与价值判断能力，仅通过被动接收旁批，即可完成对文本的“浅层理解”。文本本身的开放性特质被削弱，学生失去了与文本进行深度对话、形成个性化解读的机会。长期依赖此类旁批，学生思

维的主动性极易被逐渐弱化, 自主思考能力与批判性思维的发展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

课本内容设计领域的研究早已关注到自主探索空间对学生能力培养的重要性。李金云(2017)指出, 课本的“留白”和“空白”设计“较之教材中的实体部分更具价值”。适当的留白设计不会影响教学内容的完整性, 而是对教学主题形成有效衬托, 助力学生把握课文的主题和重难点, 令课本编制过程向课堂教学与学生学习环节延伸, 进而“可以培养学生的主体意识、创新意识, 有利于张扬学生个性”。这一观点直指旁批设计的核心症结: 并非文本内容本身存在问题, 而是过多结论式解读挤占了学生本该拥有的探索空间, 忽视了“全面性”与“探索性”之间的平衡。需要指出的是, 前文所论述的“支持独立阅读”主要体现于助读系统对学生基础理解的支持, 而本节所讨论的“自主探索空间不足”则聚焦于其对高阶思维发展的影响。二者并非相互矛盾, 而是反映了助读系统在“帮助理解”与“促进思考”之间仍需进一步取得平衡。如此, 既能保障学生顺利进入文本, 也能为其保留自主探究与个性化解读的空间。。

旁批的功能定位应是“引导”, 而非“替代”。其在文本关键节点提供思维支点、在认知复杂之处给予方向提示, 也要为学生预留自主思考与感悟的空间, 避免因信息过度填充而使“全面性”转化为限制学生思维发展的框架。

2. 缺少背诵与默写要求

课本内容与课程评价标准的衔接度直接影响教学目标的实现。《中学华文课程与评价标准》(KSSM)明确指出, 华文教师在诗歌教学中需重视“朗读与背诵”的结合, 要求学生应“通过朗读和背诵尝试感受诗歌语言的优美”, 还鼓励学生用自己的情感方式来诵读所学的古典诗歌。朱自清先生在《论诗学门经》中亦强调“学习文学而懒于记诵是不成的”(朱自清, 2009)。背诵是学习古诗词的重要方法(王新梅, 2023), 而检验背诵成效最直接的验收方式便是默写。但是, 现行《华文》(KSSM)古诗词选文在背诵与默写要求的设置上明显滞后于课程评价标准, 难以支撑教学实践的有效推进。

《华文》(KSSM)古诗词课文诵读要求已汇总至表 5。从课内古诗词篇目来看, 现行课本中仅有 14 篇古诗词课文的课后练习提及“诵读”相关指引(基于中一至中五课本统计, 约占课内古诗词总篇目的 30%), 且多数指引较为模糊。其中, 仅《中一华文》中的《明日歌》写明“朗读与背诵诗句, 做到语音正确, 语气恰当”, 既明确了“背诵”的具体任务, 也对诵读质量提出

了可操作的标准。其余 13 篇仅停留于“阅读诗歌”“有感情地朗读”等表层要求，未将“背诵”纳入明确教学任务，更未涉及“默写”。这种“重朗读、轻背诵”“有诵读、无默写”的现状，导致课程评价标准中“通过背诵深化诗歌理解”的理念缺乏课本层面的支撑，诵读在教学实践中容易被虚化。

表 5：《华文》（KSSM）古诗词课文诵读要求汇总表

课本名称	古诗词课文题目	诵读要求
《中一华文》 （KSSM）	《七步诗》	朗读诗句，注意“羹”“漉菽”和“釜”的读音。
	《白居易诗两首》	有感情地朗读白居易的两首诗，然后回答下列问题。
	《端午古诗二首》	仔细品读，说出这两首古诗的相似处。
	《明日歌》	朗读与背诵诗句，做到语音正确，语气恰当。
《中二华文》 （KSSM）	《绝句二首》	仔细品读《望庐山瀑布·其二》，写出诗中字词的表达效果。
	《诗词两首》	有感情地朗读《青玉案·元夕》和《秋夕》，读准字音，并从朗读中理解词的内容。
《中三华文》 （KSSM）	《宿建德江》	阅读课文，然后根据课文内容，完成下表
	《虞美人》	朗读课文，然后回答下列问题。
	《天净沙·秋思》	熟读这首小令，完成下表。
	《满江红·怒发冲冠》	用自己的方式诵读这首词。
《中四华文》 （KSSM）	《关雎》	阅读诗歌，然后回答下列问题。
	《蒹葭》	诵读《蒹葭》，感受诗歌语言的优美，品味作品的内涵和意境，并与同学分享。
《中五华文》 （KSSM）	《木兰诗》	反复诵读课文，感受诗歌的韵律美。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	阅读此词后，填写下图。

背诵与默写是古诗词学习不可或缺的两个环节。赵晓霞（2017）在《语文对话教学论》中提出，背诵落实学生的口头语言表达能力，默写落实学生的书面表达与文字书写能力，二者相辅相成。具体而言，背诵引导学生关注读音、声调和韵律节奏，从中感受文字的凝练美与情感的流转，使诗歌内容内化于记忆；默写则在此基础上强化学生的文字记忆准确度，助其矫正字形、辨析易错字、掌握句式规范，二者共同构成“输入——记忆——输出”的完整学习链。

当前课本中背诵与默写要求的缺失, 已造成“课程评价标准有要求、课本内容无支撑、教学实践无依据”的断层。部分教师因缺乏明确指引而减少背诵环节, 学生也因缺乏目标而忽视课外诵读, 难以形成持续的语言输入, 最终影响华文素养的提升。因此, 在课本中增设明确的背诵与默写要求, 既是对理论规律的遵循, 也是弥合课程评价标准和教学实践脱节的关键举措。

(二) 优化建议

1. 调整旁批设计, 增设言语表达训练

编者应考虑对现有旁批进行系统性调整, 将“替代思考”的结论式旁批转变为“引导思考”的提示式旁批。具体而言, 在文本的关键节点与认知复杂处, 编者仅需提供思维支点与方向性提示, 例如设置“你从这一句中感受到了什么情绪?”“该写作手法起到了什么作用?”等开放式问题; 同时删除过度具体的解读结论, 以此为学生预留充分的自主探索空间, 使其能够独立完成文本感知、逻辑分析与价值判断, 形成个性化的解读体验。这一设计的根本目的在于, 通过旁批的引导而非替代, 逐步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自主探究习惯。

教师可在上述旁批设计的基础上, 于课堂教学后期增设反思性表达环节, 要求学生就所学古诗词发表读后感悟, 并鼓励其当众阐述自己的理解与体会、分享由文本触发的生活经验。教师在此环节中承担组织与引导角色, 旨在培养学生的言语表达能力——即敢于、善于在公开场合表达个人见解。通过将文本学习与个体生活经验相联结, 学生能够实现从“读进去”到“说出来”的认知深化, 促进知识的迁移与表达能力的协同发展。

2. 创新记诵形式, 落实课程评价标准要求

针对当前课本中背诵与默写要求缺失、传统记诵方式易使学生产生畏难情绪的现实问题, 建议编者转变思路, 在课后练习中增设多样化的实践活动, 以更具趣味性与时代感的方式达成课程评价标准的“朗读与背诵”目标。

具体而言, 可在课后练习或单元拓展栏目中融入以下两种方案。其一, 引入“以唱代诵”的古诗词演绎活动。许多古诗词(尤其是宋词)本身就具有极强的音乐性, 与其要求学生枯燥地死记硬背, 不如鼓励其通过演唱的方式辅助记忆。例如, 《满江红·怒发冲冠》《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等经典

篇目已有广为流传的配乐版本。这种“古诗新唱”的形式不仅能降低记忆难度，更能帮助学生在韵律与旋律中自然体会诗词的声情之美。其二，增设“社交媒体短视频诵读”任务。鉴于当下马来西亚中学生普遍熟悉社交媒体平台，课本可鼓励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录制古诗词朗诵短视频，并发挥创意美化视频背景（如配以手绘插图、实景拍摄或数字合成画面），上传至班级群组或指定社交平台进行分享交流。这一设计将科技元素引入华文学习，既锻炼了学生的言语表达能力与表达勇气，也通过“视频创作”这一输出任务促使学生反复揣摩、熟读成诵，在不设置显性“默写”指令的情况下，以更趣味性的方式达成语言输入与输出的完整闭环，弥补当前课程评价标准要求与课本实践之间的断层。此类活动的实施需视学校网络条件、设备配备及学生家庭情况灵活把握，宜作为弹性课外拓展选项而非统一硬性要求。

六、结语

本文从项目构成、编写特色与不足之处三个维度，对《华文》（KSSM）古诗词助读系统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可知，《华文》（KSSM）古诗词助读系统内容丰富，编排形式多样，在古诗词教学与学习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不同类型古诗词课文的助读项目差异显著，课内古诗词助读项目相对完善。同时，本文将2000年版《华文》（KBSM）作为历史参照，归纳《华文》（KSSM）古诗词助读系统的三项特色：一是贴近现实生活，创设学习情境；二是解读学习难点，传递文化价值；三是兼具人文性与工具性，支持独立阅读。总体而言，《华文》（KSSM）古诗词助读系统既为学生构建了系统化的学习框架，也为教师备课与课堂教学提供了有力支持，是师生完成古诗词教学与学习的重要辅助工具。但该系统在自主探索空间和背诵默写要求方面存在不足，仍需结合教学实际进行灵活调整，以更好地发挥其教学价值。

参考文献

- 陈小云。（2024）。统编版初中语文教材古诗词助读系统使用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海口：海南师范大学。
- 程丽阳。（2012）。语文教材助读系统构建的准则。《忻州师范学院学报》，（06），107-109。
- 丁国兴荣，林卿卿。（2025）。KSSM 华文课本之中国古诗词选编探析。《依大中文与教育学刊》，（02），8-40。
- 冯岩。（2022）。统编版高中语文必修教材助读系统使用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阜阳：阜阳师范大学。
- 顾黄初、顾振彪。（2001）。语文课程与语文教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顾之川。（2013）。顾之川语文教育论。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 胡秋瑾。（2021）。初中语文教学自读课文助读系统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昆明：云南师范大学。
- 李金云。（2017）。语文教科书内容设计导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刘国正。（1995）。实和活——刘国正语文教育论集。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 刘珂。（2021）。部编版初中语文教材文言文助读系统使用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曲阜：曲阜师范大学。

- 马来西亚课程发展司。(2015)。华文课程与标准评价·中一。马来西亚教育部。
- 马来西亚课程发展司。(2016)。华文课程与标准评价·中二。马来西亚教育部。
- 马来西亚课程发展司。(2017)。华文课程与标准评价·中三。马来西亚教育部。
- 马来西亚课程发展司。(2018)。华文课程与评价标准·预备班。马来西亚教育部。
- 马来西亚课程发展司。(2018)。华文课程与评价标准·中四中五。马来西亚教育部。
- 毛宇。(2023)。统编版高中语文教材古诗词助读系统应用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银川:宁夏大学。
- 荣维东。(2016)。语文文本解读实用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王荣生。(2007)。语文教学内容重构。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王新梅。(2023)。记忆理论视域下古典诗词背诵教学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 吴东芳。(2021)。部编版初中语文教材助读系统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大连:辽宁师范大学。
- 徐林祥。(2024)。中学语文课程标准与教材研究(第二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 赵晓霞。(2017)。语文对话教学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余幕。(2022)。统编初中语文教材古诗文助读系统应用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淮北:淮北师范大学。
- 张岱年、方克立。(2004)。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张静。(2021)。部编本初中语文教材古典诗词助读系统应用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黄冈:黄冈师范学院。
- 张琦琦。(2019)。“部编版”初中语文教材助读系统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哈尔滨:哈尔滨师范大学。
- 张中原、徐林祥。(2007)。语文课程与教学论新编。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 郑诗侯。(2019)。论马来西亚国民中学新版华文教材(KSSM)的编纂情况及其得失。《华侨华人文学学刊》, (01), 54-75。
- 郑炜钱。(2019)。马来西亚国民中学初中《华文》KSSM教材探析(硕士学位论文)。南京:南京大学。
-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编)。(2015)。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 周子庭。(2022)。初中语文教材古诗词助读系统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天津:天津师范大学。
- 朱自清。(2009)。朱自清文集。北京:北京京华出版社。